



作品：
感冒

佳作

得獎者：
蕭詒徽

蕭詒徽，按樂團鍵盤手兼經理，餵羚羊工作室企畫文案，繪本創作團體醜天鵝文字作者，經營網站輕易的蝴蝶。政大中文系畢，最近就像椎名林檎那首歌詞：「雨聲奪走了髮際僅有的語言／好想要把你弄得亂七八糟的啊」。可惜我生於一九九一。

得獎感言

李佩芸先走了，叫李品萱把紙條拿給我，所以我其實沒見到李佩芸。應該說，我有看到她靠牆坐著，樣子和網路上照片一樣，反而李品萱剪了短髮，說，欸，你本人比想像中更做作一點，我說對啊，妳本人甚至長得比我高呢。打開紙條，是李佩芸的字：「一直以來謝謝你寫的。」我還是沒見到她。

感冒

我放假，她發了燒回來，帶著上週醫生開的藥。我覺得消炎膠囊可愛，透明的殼塞滿白色顆粒，那麼微小又那麼清楚，像從望遠鏡裡看到許多終將溶化的星球。

可她終究是病了。一整晚她躺在床上不停流汗，這樣濕濕地睡著了。我看著她安靜地新陳代謝，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益她的健康——每天凌晨兩點我下班回家，鑰匙插入門孔旋轉彈簧，開門讓室外空氣輕輕擦過身體，穿上地板鞋發出塑膠撞擊瓷磚的聲音，而她已经睡了。按開離床最遠的那組日光燈，拉開背包拿出手機看時間，脫掉外套，換上睡褲——我像一個把白天帶進房間裡的歹徒。像感冒病毒。

幸好偶爾是她。偶爾是她凌晨三點開始化妝，吹頭髮，點燃卡式瓦斯爐開始炒蛋。打開同一組日光燈，拉上她背後的制服拉鍊像我拉開背包——我把自己拿出來，她把自己裝進去。我們都不太適合行竊因為對方通常就醒了。我親一親她然後爬上床，她親一親我然後搭電梯，一切都扯平了——我不是故意要在那時候回來的，她也不是故意要在那時候走。

不幸的是，我們此刻正以有礙健康的方式相愛。我想起在報社每次提起她，同事總是說：真好，你竟然有空姐女友。

錄音師住的地方有客廳，廚房還有兩個房間。他一個人住。

他說原本是空房子，家人要他去住的——已經買下來了，不住白不住，帶點人氣進去，諸如此類的。我和她背著吉他和筆電，坐一個小時公車到南港，下車之後沿著中研院走，看到小七右轉，打給他，叫他開門。「你們要先錄音嗎？還是要先吃？」他問。先吃好了，我們說。他開冰箱，裡面有火鍋肉片和青江菜，還有一大包水餃。「平常我是都只吃水餃啦，」他說，「一包可以吃兩個禮拜。」

然後我們走去小七，買水和飯糰——這些就是我对錄音的印象。錄音師住很遠。錄音師喜歡關心別人有沒有吃午餐。

她媽說，月薪不到五萬，別想留在台北玩樂團。

我們住在林森北路一四五巷，酒店街，房子便宜。晚上十點之後計程車一台接一台，載來一些男人，載走一些女人。有天下班，在巷口我看到一個穿西裝皮鞋的男人躺在地上。經過他，我往附近少數開到凌晨的小吃攤走，在巷尾又看到一個穿洋裝高跟鞋的女人躺在地上。

我買了豬肝湯，滷肉飯，切了豆乾和大腸，這樣竟然一百四。當兵時聽錄音師說他月領兩萬七，每天工作十小時，還要幫新人上課。那個時候，我以為這條街就像他這種人。直到凌晨兩點半提著豬肝湯回家，我才知道，我根本不懂他，不懂這條巷子，甚至不懂那兩個躺在地上的人。

可以站著，誰要躺在地上。雜音終究還是太多了，這樣下去不是辦法。錄音師拿出房間裡的史努

比小棉被，用束帶和牆架罩在麥克風旁邊，做成一個簡易隔音罩，她把頭伸進去唱歌。最後，我們錄出一種躲在被窩的聲音。

我們始終沒有找錄音室。

不是不想站起來。有時候，力氣只有那麼一點。

同事大叫，哇你們還玩樂團喔？還要工作，不累嗎。

延畢那一年她在練團室打工。等當兵前的五個月，我住她和Ning在師大的套房。Ning和家裡鬧翻，她想在台北找工作，家人要她回桃園，就斷了她的生活費。師大路上有家總是排滿遊客的饅頭店。Ning後來在那裡一口氣買了二十顆牛奶饅頭，每天配白開水吃兩顆，就這樣在台北多待了一個
月。

我比Ning好一些。我的戶頭還有八千塊。我把託朋友從日本帶回來的東京事變《Hard Disk》和《Golden Time》專輯賣掉，就這樣又拿到了九千塊。那是我第一次爲了生活賣掉和音樂有關的東西。我那時候想，以後有錢，我就會把它們買回來了。結果到現在我還沒把它們買回來。

那五個月，每次打電話給公所問什麼時候入伍，回答總是「時候到了就會進去了」。她每個星期二回大學，上她大五唯一的一堂課，或者去打工。這些時候，我和Ning就會尷尬地待在房間，各自用著電腦，我不停寫小說，她不停看影集，直到我出門去接她，或者Ning出門去不知道幹什麼。

練團室離夜市近，我們會買排骨飯當消夜，也順便會買Ning的份。回去吃一吃我們就準備洗澡睡覺，套房裡沒有隔間，她會叫我轉過去不要動，因為Ning要換衣服。我就背對她們閉上眼睛，聽著衣物摩擦肌膚的聲音，直到她說可以了，可以了。

有幾次我終於忍不住問Ning，欸，我只穿內褲在家裡晃來晃去，妳會不舒服嗎？她眯著眼，「是還好啦。」她說。我始終不知道這個回答是不是出於禮貌。也許在Ning的心裡，我至今依然只穿著內褲。

那次Ning的朋友來，她們買了夜市裡的生炒花枝，花了Ning一百二十塊，八個饅頭。結果難吃得要命，而且洋蔥比花枝還多。「好沮喪喔，怎麼會這樣，」Ning裝可憐，「我還以為一百二十塊的生炒花枝可以洗滌我的人生。」我們大笑，那天沒換衣服就上床睡覺，讓生炒花枝的味道洗滌我們的汗臭。

Ning終於決定回桃園的那天，她也畢業了，結束了在練團室當櫃檯小妹的工作。我接到兵單，套房剩她一個人。她媽說，頂多等兩個月，找不到工作就回家。

每次有人問，我們累不累，我就告訴他這些事。

然後說，偶爾我很想念Ning還在的時候。他們就懂了。

「到底什麼時候要PO歌啊？說實在我已經失去耐性了。」鼓手傳來訊息。

歌已經錄好很久。我負責把它們放上網。可是她生病了，而報社剛開始每季的專題。凌晨下班，我餵她吃藥，燒水，看新聞。她說想喝豬肝湯，幸好是酒店街，店還開著，我出門，點菜，從皮夾掏出一百四十塊付帳。八個饅頭半。

她這個月沒換到好班。長途班飛回來半天，接著一整個星期在澳洲。本來排飛回來隔天練團，燒卻不退。我通知團員沒辦法練了，然後鼓手生氣，「這樣玩團，乾脆不要玩了。」

我說，我會放，但想要把文案先寫好，不然只是放歌，沒人要聽。

鼓手說，那你幹嘛不寫。

我說，工作很忙，她又生病了。

鼓手說，那你幹嘛還要寫。

我說，多做一點是一點，不是嗎？不然我們錄這麼辛苦幹什麼。

鼓手說，誰理我們辛辛苦苦。

同事說，想聽歌。我用手機播DEMO，她一邊聽一邊點頭。「想不到報社的人也會寫歌，不錯喔。」我想反駁，想把一切講清楚——不是這樣的。我是先寫歌才進報社的，我是爲了寫歌才進報社的。她也是，她是先唱歌才去當空姐的，不是你們想的那樣——卻只是微笑點頭，邀請同事按樂團讚，說謝謝，要支持我們喔。

鼓手說的，誰理我們辛辛苦苦。

我餵她喝豬肝湯，問她隔天請好假了沒有。她問我樂團怎麼樣，我說練團取消了，好好休息，像以前一樣。

隔天星期六，她燒退了。

聽說人體在寒冷的時候，肌肉會顫抖來釋放熱量。當身體內的能量大部分都轉化成熱量時，免疫系統就必須減少耗能，耗能減少的結果，就是那些擋不下來的病毒。感冒病毒入侵呼吸道之後生存在人體細胞內，沒有任何一種藥物可以殺死它們，只能靠免疫系統，要是身體不行，那些消炎膠囊吃再多也沒用。

她，或說我們，我們什麼時候才會完全好起來呢？

我寫好新歌的文案，終於把歌放上網站。

二十分鐘後三十個讚，同事也按了。她醒來，恨自己請了假又沒練到團，「這樣等於一次損失兩天欸。」

「沒損失啊，我也放假。」

「沒團練，要幹嘛？」

「生完病的人可以吃生炒花枝嗎？」

「不行。生病的人需要洗澡。」

我們在浴室裡擁吻，覺得自己非常健康。

●
她衝過來，我們抱住。

分開以後我拉開距離看見她整個身體，她穿紫色的短袖T恤和牛仔熱褲，頭髮綁著。我記得這些她都穿過，但已經忘記是什麼時候。我看不見自己穿的是什麼。我不知道現在的我是什麼時候的我。

我們走在國中時的操場。她突然說她不想養容易發汗的孩子。我說每個孩子都會流汗的啊。她說她不是那個意思，「最好是下棋那種運動，不容易發汗的孩子。」我注意到她的聲音和以前不一樣。我想告訴她這件事，卻只是笑著回答：「妳知道游泳的時候也會流汗嗎？」

她突然意識到哪裡不對，不繼續往前走了。我摸她的腰和背問怎麼了。她看著我歉笑，轉身就跑。「對不起我沒有辦法繼續了我沒有辦法繼續……」我追她卻追不上她，人群包圍過來擋住我。我喊她的名字，然後她不見了。

然後她把我吻醒。「我要去上班了。」

我的眼睛睜不開。「妳什麼時候回來？」

評審意見

舉重若輕

◎林黛嫻

一對戀人，一個在報社工作，一個是空中小姐，然而工作只是爲了維持樂團的志業，爲了這樣的堅持，他們兢兢業業，全力以赴。一包水餃吃兩個禮拜，豬肝湯一碗多少錢……都是爲了對照玩樂團這件事的艱難。感冒是一種病，不大不小不輕不重，沒有一種藥可以殺死感冒病毒，要靠自己去面對，去應付。人生就像感冒一樣，「誰理我們辛苦不辛苦」，燒退了，繼續面對生活。作者舉重若輕，行文之間看似不經意，卻準確傳達出某類年輕人的生活與觀想。